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十七

宋 葛立方 撰

古今詩話載杜少陵因見病瘡者曰誦吾詩可療令誦
子章髑髏血糝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愈余
謂子美固嘗病瘡矣其詩曰患癘三秋孰可忍寒熱
百日相攻戰又云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
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紅粧子美於
此時何不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靈於人而不靈

於已也

山谷平生為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
欲載軒轅乞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論之詳矣
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
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病者苟
能知此真賢於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生牽於習氣
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為目害尤甚唐張籍好學業文
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

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
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口且養真蓋非特傷籍
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於醫卜
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自託
於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荆公有詩傷之云叔度
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髣髴古人風梅聖
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隣宋景

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誇
己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退之云腦脂遮眼卧壯士大弔掛壁誰能彎謂張籍也
杜牧之乞湖啟云弟顓久病眼醫者右公集云是狀
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為內障則籍之
所苦乃內障也

凡物皆可占非特蓍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禍福者

莫知其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重摩挲嫁
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涅槃經
云不以爪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
占卜信矣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於花譜何哉老
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
釣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聳向
白玉墀高艷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是二子

但知楸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療病之工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圃後政思其人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間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傳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憲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萬不差者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傳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

外與楸葉膏相著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
以拯病苦者故因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以五星法準之則
知退之以磨蝎為身宮又云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
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
善名以聞無惡聲以謹則知太陰在磨蝎主得謗譽
東坡嘗援退之三星行之句以謂僕以磨蝎為命殆
與退之同病然觀東坡謝生日啓云攝提正於孟陬已

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名則是東坡亦磨蝎
為身宮而乃云磨蝎為命豈非身與命同宮乎尋常
筭五星者以謂命宮灾福不及身宮之重東坡以身
命同宮故謗譽尤重於退之職鑾坡而代言犯鯨波
而遠謫退之之榮悴未至如是也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所謂知命者不為名利所汨而能安時處
順者也後世貪求之士不能自安分義徒知金印艾
綬之榮而不知苟得為可愧於是君平之肆許負之

廬衣冠盈矣劉夢得和蘇十郎中詩云菱花照後容
雖改著草占來命已逋武伯奮長安述懷詩云聞說
唐生子孫在何當一為問窮通觀此又奚知孔子所
謂命也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達一歸之命
可以使人杜奔競僭逼之患蕭瑀非辨命論言人之
禍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人起修身累善之心二人
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古今人賦棋詩多矣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鄭谷

之詩也鴈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
得之詩也古人重到令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者歐
陽炯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獨愛荆公贈葉
致還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覲眼而厚或羸行
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
閑暇或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
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摠攝或慙而
告亡或喜而獻捷諱輸寧斷頭悔悞忍批頰可謂曲

盡圍棋之態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取退之
南山詩讀之殆可齊驅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棋長
篇云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
三邊等句鋪叙類荆公而其它句醞釀處尚衆東坡
白鶴觀四言詩云小兒近道剥啄信指勝固欣然敗
亦可喜夫恣貪欲於指顧爭勝負於毫釐業棋者之
常情而坡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條然者矣荆
公亦有棋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之句

魯直詩云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物外等朝三又云肉食傾人如出九藜羹飯我等朝三兩聯之意雖不相遠然似不若前之句無斧鑿痕也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劉德謂格五棋行以塞法齊書沈文季善塞其法用五子沈存中筆談云格五即今之蹙融其法以己常有餘而致敵人於險酉陽雜俎亦云於棋局中各用五子共行一道以角遲速則格五也蹙也蹙融也名雖不同其制一而已彼蘇林以謂五博

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未知所據出九亦賭博之法
詳見刑統

子由煎茶詩云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態猶能諳相
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此茶之佳者也又
云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茶出南
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把以他物煎之陳後山
茶詩云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東坡和
寄茶詩亦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手已入薑鹽煎若

茶品自佳雜以他物適敗其味爾茶性冷鹽導入下
經非養生所宜山谷謂寒中瘠氣莫甚茶或濟以鹽
勾賊入家薛能烏嘴茶詩亦有鹽損添宜戒薑宜著
更誇之句則知以鹽煎茶誠無益於養生也

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為心兔毛為副心柱道
勁鋒銳調利故難乏而易使白樂天作鷄距筆賦云
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雙美是合
兩揆相同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有雞距無以

表入墨之功蓋亦無而用之也近世作筆專用兔毛而好奇者或屏兔毛不用更以他毫為之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而王羲之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猩筆甚珍之嘗以分贈山谷山谷所謂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踈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是也嶺表錄云嶺外無兔郡守偶得兔毫令匠者作筆匠者偶因醉遺惶懼無以為計遂以已鬚制之反佳其後遂

戶料人鬚一合此殆好事者說爾

檮蒲用博齒五枚如銀杏狀各上黑下白內取二黑刻為犢其背刻為矩故李翱五木經云檮蒲五木黑白判厥二作雉背作牛是也以盧白雉犢四為王采取其全它八采為眚者惡其駁也按前史三擲三盧如慕容寶五擲五盧如李安人王思政之擲印為盧劉裕之喝盧勝雉皆以為前途富貴之先兆卒之其應如響亦可謂異矣鄭谷詩云能消永日是檮蒲坑塹

由來似宦塗兩擲未離攘揔內坐中何惜為呼盧然
盧可呼而得官可倖而致乎觀谷此言似未知安時
處順者

傀儡之戲舊矣自周穆王與盛姬觀偃師造倡於崑崙
之道其藝已能奪造化通神明矣晏元獻公嘗為傀
儡賦云外眩刻琯內牽纏索朱紫並銀黃煜爚生
殺自口榮枯在握者可謂曲盡其態李義山作宮妓
一絕云朱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闌腰支不須更

看魚龍戲終恐君王怒偃師是以觀倡不如觀舞也
然唐明皇好舞霓裳以至於亂杜牧所謂霓裳一曲
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是也漢高祖白登之圍以
刻木為美人而圍解樂錄謂即今之傀儡則是舞或
亂唐而刻木或可以興漢與義山之詩異矣

楚詞云篴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遞相迫些王逸
謂投六著行六著故謂之六博言以篴路作著象牙
為棋也而楚詞補注乃引列子繫博樓上謂繫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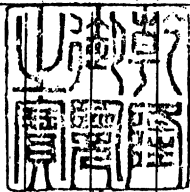
如今之雙陸棋也予謂雙陸之制初不用棋俱以黑白小棒槌每邊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兩隻擲之依點數行因有客主相擊之法故趙搏雙陸詩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鬪今六博既行六棋則非雙陸明矣

周官方相氏以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而儼以索室毆疫謂之時儼釋者謂四時皆作也考之月令乃作

於三時而於夏則闕何耶蓋夏當陽盛之時陰冷不敢作故闕之爾今春秋無儺惟於除夕有之孟郊所謂驅儺擊鼓吹長笛瘦鬼淙面惟齒白暗中窅窅拽茅鞭裸足朱禪行戚戚相顧笑聲衝庭燎挑弧射矢時獨叫王建亦云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皆謂除夕大儺也其塗飾之制若驅禳之儀與周官畧相類政和中徽宗新創禁中儺儀有旨令翰苑撰文時翟公巽當直其畧云南正司天無俾神人之

雜夏后鑄鼎以紀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被
旨頃刻進入人服其敏而工

帝王世紀及逸士傳載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
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其詞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初不知壤為何
物因觀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
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
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



韻語陽秋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韻語陽秋卷

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瑣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十八

宋 葛立方 撰

余嘗謂知人雖堯帝猶以為難而杜子美之曾老姑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識房杜輩於賤貧之日子美載其語云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此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一何異耶唐史載王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汝遊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余嘗觀子

美贈王砮使南海詩然後知史所書皆誤也砮珪之
元孫也謂珪為高祖其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
則砮之高祖母乃姓杜非姓李也其曰爾祖未顯時
歸為尚書婦珪嘗為禮部尚書則尚書婦乃珪之妻
非珪之母也故詩之中章云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
斗夫人嘗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
朽皆謂珪妻爾人徒見詩中有翦髻之事有同乎陶
母故謂珪母審爾豈不與尚書婦之句相跖踣哉

冠忠愍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
固以公輔自期矣柰何時未有知者東坡巴東訪萊
公遺迹詩云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
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公以瓌奇忠
諒之才而當路者祇以常輩遇之信乎知人之難也
李太白梁甫吟云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
人蓋謂此也

先文康公知汝州日段寶臣為教官富季申為魯山主

簿而陳去非以太學錄持服來寓先公語人曰是三子者非凡偶近器也是時富在外邑則以職事處之於城中列三人者薦於朝以為可用仍以去非墨梅詩繳進於是去非除太學博士季申除京西漕屬寶臣亦相繼褒擢初寶臣字去塵先公一日謂之曰君廊廟具也宜改字寶臣取荀卿輔拂之人為國寶之義且作序而衍其意及三人者俱貴先公喜曰吾未嘗讀五管之書亦未嘗究金書之義而能逆知其必大

者獨以其所為知之耳汝輩勉其在我者在人者不
問可也先公晚年寓居湖州之寶溪季申既罷樞筦
亦挈家來寓一觴一詠必與之俱季申嘗有十絕其
一云青衫短薄汝陽天鶚牘當時誤薦賢承乏西樞
了無補還依丈席聽韋編其二云落陳花骨巧裁詩
曾把梅篇薦玉墀未說他年調鼎事只今身已鳳凰
池其三云陳君談論席生風段子文詞氣吐虹參朮
腴皆入篋知人誰過葛仙翁餘七篇不錄陳君名恬

字叔易有高節貧甚先公命公庫以酒肉薪米日給之嘗謝以詩云不是故人供祿米初非縣令給猪肝養賢禮厚隆三簋拜賜恩深艷一簞建炎初召赴行在直秘閣

張安道以異議出守宛丘次守南都蘇子由皆從之游元豐初子由謫筠州酒稅安道悽然不樂手寫詩為別曰可憐萍梗漂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十五年子由方和其詩

云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幙下賓待我江西徐
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

王介甫蘇子瞻皆為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便
知其他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憐心尚在
後來誰與子爭先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
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當是時二人
俱未有聲而公知之於未遇之時如此所以為一世
文宗也歟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與梅二丈遊

時軾與子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家有老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則二蘇當少年時已擅文價矣

郭子稍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云良友間何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擊春渚昨夢墜前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點紅雨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塵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

以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塵柄屢揮容請益龍門雖峻許先登立朝行已師資久寧止篇章此伏膺又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四首有慟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

人人諱道是門生蓋深病人情之薄也其歐公之罪人哉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謂極其褒美世傳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許之為恨故作報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子固集見子固與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謂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蓋荆公之文因

子固而受於歐公者甚多則知介甫歸附歐公非一日也葉少蘊以謂荆公自期於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恐未必然爾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資之禮已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梗枏豫章概白日只要匠石聊穿裁逢原既死之後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簾陸益巍巍勢

利寧無淡薄議豈與跼徒爭有道盡思吾黨自言歸
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
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荆公矣又與
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
道祇恐蹉跎我獨羞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
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耶山谷嘗避暑李氏
園題詩於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
秦少遊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蘇二人似相薄則又

甚於逢原稱介甫矣

汲引之恩不可忘也一日得志思有以報之亦人情常也王稽薦范雎於秦而昭王以為相其後稽為河東守者因雎之言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而高祖用之其後賞無知者因平之言也唐馬周一芥草茅遭遇太宗不累年而致位卿相皆由常何之一言而身貴志得之時於何不聞有報何耶李邦直詩云底事馬周身富貴不聞推寵報常何是已張文潛詩云馬

周末遇虬鬚公布衣落魄來新豐一尊獨酌豈無意
俗子不解知英雄蓋周雖緣常何之一言而其智諳
忠亮亦自有以取之如疏宗室世守居藩樂工鳴玉
曳履皆切中時病者也史臣至比之為蔡岩釣渭亦
過矣哉岑文本云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不能久
其後周年止五十志不盡行文本殆如著龜矣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世一遊長安王維傾蓋
延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己不肯薦於

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世所希史
載維私邀浩然於苑而遇明皇遂伏於床下明皇見
之使誦其所為詩至有不才明主弃之句明皇云卿
不求仕朕未嘗弃卿因放還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
於此時力薦其美以解明皇之愠乃爾嘿嘿或者之
論蓋有所自也厥後雖寵鳳林之墓繪孟亭之像何
所補哉

韓退之於崔立之厚矣立之所望於退之者宜如何然

集中所答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耶其曰幾欲犯
顏出薦口氣象硯未可攀又云東馬嚴徐已奮飛
枚臯即召窮且忍知識當要路正賴汲引隱情惜已
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諱宮以甲科起家至慶厯中曾大
父通議楊寔榜相繼及第爾後世世有人大父清孝
公余中榜先人文康公何昌言榜某黃公度榜至小
子邲朱待問榜連五世矣當時尊長皆有詩以紀慶

曾大父贈先祖詩云傳家何用富金籛教子何如只
一經慶厯科名今已繼更教來葉嗣前馨先大父贈
先人及伯父詩云廣場筆陣數千人喜汝穿楊箭鏃
親慶緒綿長時幸會文科興後事還新昔年繼榜熙
寧歲今偶同科紹聖春從此莫教書種斷孫曾應復
祖昌辰文康公賜某詩云兒曹春榜預言揚竊吹知
難復士鄉黃絹未能摘好語青毡偶幸繼前芳穿楊
喜共東床客

女夫章保同榜

攀桂同標北寺房聖世

選才如華岳積塵曾不愧毫芒予嘗贈郊詩云吾家
五世十三人競擷丹枝撼月輪慶厯賢科開後裔隆
興儒業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中帝里春
從此傳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通議之子若孫
若曾孫在桂籍者於今已十有三人故言之於前長
子郭亦不廢學業故期之於後其他宗從登科者甚
多各有詩紀慶不暇錄

郊始留意星厯學紹興癸酉取解漕臺間斗為帝車賦

省試復以日星為紀三台色齊為詩賦題其所為貫
穿甘石之學甚詳小孫女夜夢郊登樓至十六級而
止筮之為省闈第十六人之祥已而果然予作詩贈
之曰張鈴走幟到金溪喜子文闈預品題名字巍巍
先藥榜詞章斐豐動文奎階梯已合嬰兒夢星斗先
分天老題後日臚傳當第一天倫科甲尚為低時郊
弟邵王佐榜甲科第七人

孟郊落第詩曰弃置復弃置情如刀又傷再下第詩曰

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籬伴我
泣海月投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
知鷓鴣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御云離婁豈不
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歎命云題
詩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怨
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
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
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志至於屢泣非

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哦詩誇詠
非能自持者其不至遠大宜哉

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例喝狀元
莫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曰春來
無處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
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鄭谷趙昌
翰榜第八名也

杜荀鶴老而未第求知已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公

將卷讀不求朝士致書論投李給事云相知不相薦
何以自謀身投所知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寧
教讀書眼不有看花期投崔尚書云閉戶十年享筆
硯仰天無處認梯媒如此等句幾於哀鳴矣本事詩
載張晉公於興化里鑿池起臺榭賈島方下第怨憤
題詩亭中云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
花落秋風後荊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則荀鶴
之哀鳴猶為可憐也

瓊州進士姜唐佐東坡極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
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
子成此篇及唐佐預廣州計偕過汝陽見子由時東
坡已下世矣子由因為足成其篇云生長茅間有異
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筦魚龍窟秀出羊城翰
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
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唐佐是年省闈不利則有
負於錦衣之祝矣東坡嘗書唐佐課冊云雲興天際

欸若車蓋凝臚未瞬瀾漫憲霽驚雷出火喬木糜碎
雷縵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全塊今亦刊集
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也

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
試與問諸天深為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
坡領貢舉嘗有詩贈之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
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山谷
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

於己門生歸命於天俱一世之賢也

梅聖俞送方干下第云竭澤古所戒但保腹中書風雷
變有時且復歸孟渚送蔡駒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
不入驚眼貫懷之歸河朔慎勿輒鎔鍛蓋人士切於
得失一不得意則必變所學以求媚於有司此學者
之大病也故聖俞以是戒之

唐曹鄴及第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
衢僮僕顏色異是生敬於僮僕也施肩吾及第詩云

今日步春早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是改觀於江神也蓋其心之喜自生疑爾僮僕江神
豈遽如是哉鄴又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肩吾
云憶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
喜而思昔日之愁也是豈能置得喪於膜外者乎

文闡有挾書傳義之禁舊矣竊怪李揆為考官大陳經
史於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為考官開門撒棘令學者
自便如此則真賢實能孰辨耶予知其故矣蓋自唐

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啟而投卷紛然舉子之
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為哉朝向公
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鍾管化為君子舌此孟郊
有所於知己也而呂渭取之擬動如浮海凡言似課
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為此杜荀鶴有所於知己
也而裴贄取之砌下芝蘭新滿徑門前桃李舊垂陰
却應回念江邊草放出春煙一寸心此鄭谷有所於
知己也而柳玭取之舉子祈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

公論何在乎長慶初錢徽為考官取鄭朗等三十三人以所取不當再命白居易試孤竹管賦試者皆不知本事遂落十一人而錢徽貶江州刺史當時詔書以為浮薄之徒扇為朋黨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然則陳書撒棘之舉殆無足怪也

韻語陽秋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十九

宋 葛立方 撰

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磔鷄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以祓瘟穰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顧光歲日口號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亦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

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
故後與酒似亦不為無理

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
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
云今舉楫相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
曰沉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
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人
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是也今江浙間競渡多

用春月疑非招屈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
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為禦魑因王績三月三日
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已為
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
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
始禁煙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官正言之爾今用夏
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佺期王績以元
已為招魂之節者亦豈是耶

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
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
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
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為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至至
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正百五日殊不知歷家以餘分
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
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煙之說盧象所謂子推言避世
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為一人是也太原一

郡舊俗禁煙一月周舉為郡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
祗禁煙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又云家人
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則知禁煙止於三
日也而韓翃有寒食即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
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
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
初過寒食一百六廣舍無煙宮樹綠念奴覓得又連
催特勅宮中許燃燭乃一時之權宜爾雅云龍星木

之住也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煙又未必為子推設也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
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於
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羣賢畢集遊目騁懷之
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達也

先文康公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於水濱紹

興癸丑與客泛舟修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
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筭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週
為晉義熙九年又一週為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
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曆八
年太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
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
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
開浮棗筵中流愜嘯詠隱浪金壺偏紅艾初出水捧

紉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痴生
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
夜就管弦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
期來日傳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里與胡景吉收鄭據劉真盧真張
渾狄兼謨盧正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繪為
九老圖至本朝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慕樂天之
為得宋琪等八人年七十餘將為九老會未果而卒

自後洛中諸公圖形普明僧舍文潞公留守西都富

鄭公納政居里第與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几馮行

己楚建中王

御嫌名慎

言王拱辰張問張燾司馬光共十

三人置酒相樂謂之耆英會劉几詩所謂制舉省元

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并遐筭一席幾

盈九百籌是也後潞公與程伯溫司馬伯康席君從

之又作同甲會潞公詩所謂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

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是也

潞公又與范鎮張宗益張周史招為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離倫如今白髮遊河叟半是清朝解綬人是也潞公以勲德享大耄功成名遂優遊臯壤日與賢士大夫譙笑而飲食起居類少壯非天畀全福疇能若是司馬溫公在洛作真率會杜祁公在濉陽作五老會趙閱道在三衢作三老會各有詩詠傳焉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主

人歌客無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李太白陶淵
明則不然各嘗為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
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北園樂飲云
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從獨
卧金羈倦客聽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天招客
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又命小青賦畏跪謝
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為有委曲相者然置酒送呂
漳州詩乃曰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又何與招客

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
信陶潛未苦賢山谷云欲眠不遺客佳處更難忘如
是則既不失賓客之禮而又可以適我之情是賓主
之情兩得也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
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鶯兒黃似酒
是也有以白為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
以碧為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醑新酒是也有以紅為

貴者李賀所謂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煙脂酉陽雜俎載賈璿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為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酉陽雜俎載鄭慤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名為碧筒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於酒中為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

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醪醴之妙藉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甘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捫馬皆藉他物而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嘆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試而止蓋出於一時戲劇未必皆中節度耳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況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莢圓且小槐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者樓筍也是此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元修自蜀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樓筍酢浸蜜漬可致千里外嘗以餉殊長老則此二物之珍可知矣蒟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蒟醬流味是也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飴兼苞蘆是

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而曾所食不過萬錢是劭之自奉侈於父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鎮俗在簡約塞門焉足摹是以姬孔為法以管氏為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何如耶以史為正則劭所言誣矣東坡擷萊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菰生兒芥

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苟能如此則豈肯縱嗜欲於口腹之間哉

唐御食紅綾餅餤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讓等二十八人宴於曲江勅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讓後入蜀頗為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其為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衣冠家有蕭家餠飽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餠餠又有胡突鱸羣皮索餅之類號為名食不至於

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餌之類也

周顒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今人以活饜而資口腹者比比皆是也是誠何心哉或曰羊豕大身難於刺割蚶蛤微命易於烹熬如是則性命之小者尤不幸也鍾岵嘗告其師何子季曰車螯蚶蠓眉目內闕唇吻外緘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可長充庖厨永為口寔何其仁於大而忍於細歟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

食蟹所謂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
雖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乃果於殺如此
何哉東坡在海南為殺雞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
為割羊而轉經是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
山谷談无碍禪蘇張行有為法亦各其所見爾

柳比婦人尚矣條比比腰葉比比眉大垂手小垂手以
比舞態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為名白樂天侍兒
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娟娟多年伴醉翁是

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
撼春風只欲飛是也洛中里娘亦名柳枝李義山欲
至其家久矣以其兄遜山在焉故不及昵義山有柳
枝五首其間怨句甚多所謂畫屏綉步障物物自成
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之類是也嗚呼天倫同
氣之重共聚於子女揉雜之所已為名教之罪人而
一不得其欲又作為詩章顯形怨讟且自彰其醜
遺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無大於此如李

商隱者又何足道哉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鶯
鶯在公子歸時燕燕忙是也荆公亦有詩云篝火尚
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
息心於粉白黛綠之間也坡復有贈張刁二老詩有
共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年益高矣故其末章
云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遊之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

錦茵慎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是謂楊國忠也韓退之華山女末章亦言雲窓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此言不知為何人發也

李白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云遙看二桃李雙入鏡中開別河西劉少府云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以是知劉李二君皆不羈之士也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遠馱雙侍女紅巾玉帶紅靴之語其斯人之徒歟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最隆又曰詹捨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及觀國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割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慟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固護其短飾詞而解人之疑歟嗚呼詹能義陳蕃之不

從亂而不能割愛於一婦人能薦韓愈之賢而不能
以貽親憂為念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絕句
與聞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
也

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
時枉殺毛延壽歐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
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顛顚盡如今却似畫
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於紙不須一向恨丹青

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為黃金不為人意各
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叙事而
已也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法別
人間畫工畫不得亦稍有思致

人君不能制欲於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
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威滅國惑始齊姜妲己褒姒
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之於西施王之耽惑
不減於諸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寂夫詩云

十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
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
安得以黃金鑄范蠡之容哉而東坡范蠡詩云誰將
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却遣姑蘇有麋鹿更
憐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強吳者以夏姬
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坐得西施也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惜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
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几

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妓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為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哀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遍滿繒祗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比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狠盜有神器實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於葬骨之地又使伎人著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

前而呶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
姦偽死見真性真名言哉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於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模宏
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二
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
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爾武陵秋風辭瓠子
歌已無足道及為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綢
繆眷戀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自

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
中自誅褒姒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
誅褒姒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
公之論也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
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
軍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詩云畢竟
聖明天子事景陽赴井是何人小說盧環抒情載唐

僖宗幸蜀詞人題於馬嵬驛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
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瞞應有語這回休更泥楊妃
雖一時戲語亦無乃厚誣阿瞞乎

韻語陽秋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二十

宋 葛立方 撰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栖龍門中又云朝別凌煙樓
暝投永華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栖白鷺洲又云雞
鳴發黃山暝投鰕湖宿可見其常作客也范傳正言
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往來牛
斗之間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則白
之長作客乃好遊爾非若杜子美為衣食所驅者也

李陽冰論白云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羣賢翕習如鳥
歸鳳魏顥論白云携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
數斗徑醉夫豈有衣食之迫哉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杜
子美送孔巢父詩云道甫問信今何如墜馬諸公携
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遇王倚飲云在於甫
也何由美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遇云至尊方旰食
仗爾布嘉惠寄李白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送

竇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謂人乃稱爾若
謂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通貴之士若謂卑
之甚則稱爾以後三人皆非穉孺之列蓋其詩格變
應如是恐不繫重輕也

心醉六經尚友千載謂之好古可也今之好古者乃不
然書畫貴整而必取腐爛陳暗者以為奇器物貴新
而必取穿漏弇薄者以為異曰是古也乃不靳貲費
而求之何其不思之甚耶書畫貴古猶欲識其筆法

之淵源以穿漏弇薄之器而珍之此何理哉嘗觀老
杜銅瓶詩云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其末云蛟龍
雖缺落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而要厚貲自古而然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家多用三翼為
輕舟如梁元帝曰華三翼舸元微之光陰三翼過是
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
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
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

者皆巨戰船也用為輕舟悞矣

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敖後元豐行云龍
骨長乾掛梁椳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
不用又有寄楊德逢詩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折
脩脩兩龍骨豈得長掛壁是歲亢旱故反前詠爾東
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瑩瑩确确蛻骨
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天公不念老
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需

者廣也

瓢之為器貧者所用故顏子以一瓢飲而揚子比之山
雌文康公築室泛金溪上闔門千指朝齏暮鹽未嘗
敢以貧為病嘗因溪結亭號曰瓢飲蓋欲少見慕賢
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不學許由隱煙
霧得瓢不飲惟掛樹又不學德義居虎丘帶瓢入市
多騎牛分無玉甌囊古錦病渴文園尺瓢飲下瞰金
溪新結亭未須引吸如長鯨但願金溪化為酒歲歲

持瓢醉花柳

君子為小人誣讎沮抑則其詩怨故寓之於物以舒其憤如朱書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魑真形出是也黃子虛作妬佳月篇云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污潔白支頤少待之寒

光靜無迹燦燦黃金盤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
郎基在潁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取胡床居官清
操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受代携歸
故其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蘗唯向天竺山取
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吳門復取
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雙石詩有萬古遺
水濱一朝入吾手之句洎罷府支琴石遂歸履道舊
居故作詩云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鳴

呼泉石膏肓人士之逸韻若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
風流罪過也耶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為狼
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必優也武與
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殺之則不
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爾陸暢謁韋臯於蜀
郡暢感韋之遇已遂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

於履平地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侔而道義可為友也如張鎰之於陸贄崔郭之於李謙是已魯直云遂貧不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用蓋有來處也老杜過孟倉曹詩云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則山谷所用豈苟云乎哉

鄭虔受安祿山偽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因善畫祈於崔圖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中兒子

雲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可念此公
懷直道也需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之懷直道乎
當是愛忘之言爾八哀詩亦云反覆歸聖朝點染無
滌蕩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梁蓋傷之也

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
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為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
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救之獲免故

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
感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
臯夔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
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獨為諸王子所親曹操威燄蓋世
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論作而不
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
美人曾不起自茲不得為故人論作左校瀕於死公

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
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於操哉
末篇又託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
則不以聖明待操矣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遣信行修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荅其恭謹陶淵明
告其子則曰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亦人子也以
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初學記載

王褒買便了為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聽券而淚下鼻涕長一尺有不如早歸黃土陌令蚯蚓鑽額之語其少陵柴桑之罪人哉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既非真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懼人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為刺史王涯以資淺為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於樂天不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

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
朝果中白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於會昌之
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
之謫樂天死也久非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
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
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
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為藏經記

初傳於世或以為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為笑
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乃繆妄如
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藁云
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流淫自為清
科斗藏壁間見者空歎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
其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予於長
沙公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以為路人故其

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晤歎念斯厥初禮服
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踟躕蓋深傷之也長
沙公於淵明如此而淵明乃以古處自任其臨別贈
言之際有進簣雖微終焉為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
謂賢矣杜子美數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
云所來為宗族亦不謂盤餐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
敦觀長沙與濟尊祖之義掃地矣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况

於盃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之畢其歡而盡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呌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始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
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
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
應慙未歸情狂夫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常饑稚子
色淒涼荅裴道州詩云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
溝壑辱簡車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車郎迹
也疎觀此五詩可見其難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
然當時能周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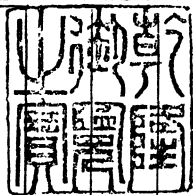
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饑望路人誰能顏色溫余於子美亦云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老十絹百絲之饁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薦以四喪未舉而公見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之句其高誼蓋出於天資矣

陶淵明乞食詩云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句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
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
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
貧樂齋詩云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
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飢從人討由
是論之則杜之貧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

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遊詩矣其
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
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
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
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劔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
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
之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為饑所驅豈免仰給於

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
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
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
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也



韻語陽秋卷二十